

我见我闻

委员笔谈

人民的文艺

范宗钗



沿，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作为精品创作的主战场，把人民群众关切的重大问题作为选题策划的重要来源，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——《大江大河》《人世间》《山海情》《功勋》《装台》《我们这十年》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声声不息》《闪亮的坐标》《但是还有书籍》《摆脱贫困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、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，展现了我国在脱贫攻坚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乡村振兴、科技发展、社会民生保障、百姓美好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成就，为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持续提供高品质的文艺供给。

心中有人民，笔下有乾坤。社会主义文艺，从本质上讲，就是人民的文艺。“坚守人民立场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”“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”是初心，也是使命。新时代以来，广大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、贴近基层、扎根人民，把时代发展进步的前沿当作电视艺术创作的前

沿，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作为精品创作的主战场，把人民群众关切的重大问题作为选题策划的重要来源，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——《大江大河》《人世间》《山海情》《功勋》《装台》《我们这十年》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声声不息》《闪亮的坐标》《但是还有书籍》《摆脱贫困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、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，展现了我国在脱贫攻坚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乡村振兴、科技发展、社会民生保障、百姓美好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成就，为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持续提供高品质的文艺供给。

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《中国智慧中国行》，从“天下为公”等古语切入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彰显出中国智慧独有的生命力与实践力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。河南卫视推出的《中国节

日》系列节目，运用国风唯美视觉风格加多元文化元素，创新加入VR、AI等现代视听技术，打通融媒体传播渠道，不断推陈出新、破圈出层……“两个结合”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。电视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，宣传好、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方针是电视人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。近年来，各级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持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，自觉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职责使命。

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中国处于历史交汇期，应对林林总总、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既面临机遇，又充满挑战。电视和网络视听作为传播速度最快、范围最广、时效性最强的信息传播媒介，用世界语境、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，是电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
近年来，众多电视作品跨越山海引发共鸣，受到海外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古装剧《甄嬛传》在海外平台热播，《外交风云》覆盖20

多个国家和地区，《人世间》《山海情》《在一起》等被译成10余种语言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，《国家宝藏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等纪录片版权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《非诚勿扰》《最强大脑》在四大洲表现强劲。这些作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反映中国社会风貌、建设成就、人民幸福生活，以通俗易懂的视听语言、易于接纳的话语方式、润物无声的实效，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、影响力。

新的文化使命在肩。作为文艺界电视领域的一名政协委员，我始终坚定“人民政协为人民”的政治立场，坚持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、同向同行的思想理念。我将继续积极主动、努力作为，充分认识、牢牢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、精神实质、基本要求，聚焦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、瓶颈问题，团结引领广大视听艺术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、创新的精神、实干的作风努力推动电视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更有力度的文化支撑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)

清风徐来

王林旭

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。从九届到十三届，我连续担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亲身见证了人民政协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。在政协这25年，我的重点履职领域是对外文化交流和美术创作。一届政协委员，一生政协情缘。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和“老”委员，我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，努力做到与时代同频、与人民同心，不遗余力地投身对外文化交流，勤奋创作弘扬中国精神、凝聚中国力量的作品。

我的画作《清风徐来》入选“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书画展”，我感到特别荣幸。《清风徐来》以竹子为题材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，竹以其空心、有节、坚韧、常青、挺直、抗寒等自然特征，被赋予谦虚、气节、正直、坚贞、孝义、清静、虚心等精神内涵。写竹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中国画笔墨形态及结构技法最为讲究的品类之一，从写竹到画竹，我更看重其精神寓意。在《清风徐来》中，我想通过清风吹拂穿过竹林，从片片活泼泼上翘的向阳竹叶中，传递出一种内在的、活力满满的精气神，寓意人民政协事业永远焕发像竹子一样的活力。

竹子好画，竹子也难画，最难的是变。求新求变，一直是我艺术求索道路上对自己的要求！作为一名画家，就要不断从各种滋养中提炼新技法、新程式、新笔墨来适应新的审美要求。我画了30年竹子，“立竿”“勾节”“写枝”“撇叶”，写其形，传其神，会于心。我的画虽然没有离开传统的水墨和宣纸，但我更想超越对一竹一石一水的描摹，通过目击心传，化为对自然界和生命的更为开阔的整体认知。

我以前多画墨竹，墨竹里有中国画的精髓，枝枝叶叶讲法统，笔笔见功夫。水墨构成了中国画的基本语言，但不能认为水墨画才是我们的传统，而有意把青绿、工笔重彩等排除在外。其实，水墨、工笔重彩、青绿如能处理好，也一样的美，甚至更有气象万千、灿烂辉煌的感觉。北宋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就是用矿物质的石青、石绿上色，使山石显得厚重、苍翠，画面爽朗、富丽，色泽强烈、灿烂；同时，山石轮廓加泥金勾勒，增加金碧辉煌效果，很好地展现了一个盛极的大宋江山，也使得“金碧山水”风靡天下。只是后来文人画占据主导，“金碧山水”被忽视。《清风徐来》想接续上“金、青、绿”的传统，让传统的丹青颜料再放异彩。我一直揣摩石青、石绿、金、银、朱砂、赭色等矿物色和草绿、胭脂、洋红、藤黄等植物色搭配后的效果，用金色处理竹叶，而间杂着青云和嫩绿的植被，再用一抹暗红色的朱砂托住青、绿，形成一种色彩之间的新型关系，相互衬托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辉映，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！

笔墨当随时代。我创作的初心就是“既要笔墨，又要现代”。除了守住竹子内在精神的根脉外，也要有当时代的符号、新形式、新语言，不拘泥于简单的模仿和传神，而尽力展现色彩、形状、线条本身的表现力，在相对概括性的语言中提升本体层面的表现力。

在《清风徐来》的具体表现手法上，我还是采用泼画手法，在看似随性的泼、洒、挥、叠加当中，在水墨的流淌中进行局部或整体的控制，使墨、色、水、纸等互相冲撞、融合、幻化，形成天氤氲又边界清楚的画面肌理，让整个画面如同置身于大千世界的一场风云际会，从而生成新的精神图谱和心灵印记，让人感受到生命气韵的激荡与澎湃。

未来，我要坚持用书画作品讴歌新时代重大成就，满足人民文化需求，勇攀艺术高峰；坚持以书画艺术为媒介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助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，为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贡献力量。

(作者系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，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)



诗歌鉴赏

咏秋三首

王树理

孔孟之乡

闫百川

一
秋来诗思了无痕，
三径花开满园金。
疏枝冷蕊犹犹冷，
常伴酒樽入诗魂。

二
细雨微风九月天，
邀客赏菊约突泉。
汲水茶室贮菩提，
淮顶醍醐耳目鲜。

三
八月丹桂九月菊，
笔底清香卷上诗。
我欲挥毫学张旭，
微雨随风入砚池。

梓乡雅韵映晴空，
文脉传承意自衷。
笔翰汤汤邹鲁地，
里仁朗朗运河风。
绸缪稼穡启新智，
涵化昌明寄远鸿。
千载儒源和宇内，
万丛尼岭更葱茏。



烟火人间

我见青山多妩媚

欧阳黔森

这风这雨，千万年的酸蚀和浸染，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；这天这地，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陷，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。美丽，但极度贫困，这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。

乌蒙磅礴是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最为言简意赅的表达，于我而言，对这样的言简意赅，最为感同身受。30岁以前，我是一名地质队员，徒步北盘江流域，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这样的徒步，不啻为惊叹，而在这样的惊叹中，油然而生出一种近乎于职业的本能——一看见山，就想翻越，就想登顶。于我而言，没有比一览众山小的心情，更能让人愉悦。这样的愉悦，似乎不可言传，美妙无比，只能自己感受。而这样的感受，从骨子里，又分明地让我想与人分享。于是，我成了一名作家。

我仍然乐此不疲地行走在北盘江流域。站在花江大峡谷之巅，我从未想到过在大峡谷上，可以修起这么一座叹为观止的桥梁。这座桥梁无疑震撼了我，这震撼来源于我第一次到桥脚下花江村小花江组时的感受。2006年为了拍摄电视剧《绝地逢生》，我来到这里，感觉小花江村民组就是石头堆砌的。向前看，是关岭县高耸入云的一排排大山，向后看，悬崖峭壁矗立在天上，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压迫感，仿佛那些巨大的山崖随时有可能倒下来，把这个小村寨碾得粉碎。这样的压迫感，让我充分感受到了“乌蒙磅礴”的气势。这里的山都是裸露着的，几乎看不见什么土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。花江村小花江组位于北盘江畔一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寨，102户人家，人口434人，隶属贵州省贞丰县平街乡，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地地貌。

花江大峡谷是国内最长的峡谷。该峡谷深切1000米左右，长约80千米，最窄处仅200余米。峡谷两岸峰峦蜿蜒，山崖高耸如犬牙交错；谷底奔腾的花江河，水势汹涌，浪花翻滚，响声如雷。绝壁上，藤萝攀附，古木丛生。据史书记载，花江河流域即为古夜郎中心地带之一，其历史悠久，文物古迹颇丰。

我第一次到花江大峡谷是1995年，当我们从贵阳一路颠簸，耗时5小时到达花江大峡谷之巅的观景台时，已是夕阳西下。驻足观景台西望，才真正体会到“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”的雄浑景象。正因为有了这次经历，在2005年拍摄长征题材电视剧《雄关漫道》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作为该剧最为震撼的场景。镜头之下，大批国民党军队追击至此，面对万峰成林的山海，湘军将领李觉不由感慨地说，他们进去了，我等再无回天之力。

那时候上下花江大峡谷的老公路还是土路，路面用大小不一的石子铺就，路陡弯急、险象环生，剧组的车辆多为北方驾驶员，几乎都不敢在此路上驾驶。在花江大峡谷的拍摄期间，车辆都换成了黔籍驾驶员，才顺利完成拍摄工作。记得勘景的时候，我驾车与导演在这路上行走。车到峡谷之巅时，那些刀砍斧劈状的一排排陡峭山峰高耸入云，脚下这条公路就在其中，像一条飘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。这样的场景对于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，我当然是从容地驾车往云雾里钻。这时导演突然喊了一句“停车”，他下车后左右看了看对我说，我还是走下去吧。我一想，这要是走下去，非得大半天的时间才下得到峡谷底。我对他说，你上车闭着眼睛，不要往外看。你放心，这条路我轻车熟路，无须担心。他犹豫了半天才上了车，也才下决心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那场震撼的戏放在这里，因为他此时已经被此地的险峻所震撼。我知道，要下这样的决心并不容易，因为这里只有一场戏，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，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。而我坚持在此拍摄的理由是，如果没有这里的一场戏，怎么能够体现中国工农红军那场波澜壮阔、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？再后来，《雄关漫道》作为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片，在央视播出后好评如潮，还获得了多个奖项。

花江大峡谷其实是北盘江大峡谷的其中一段。据当地人讲，古时候这一地段两岸的山崖上花草树木十分繁茂，每逢春夏时节，百花盛开，花瓣纷纷坠入江中，碧绿的江面上飘着一层绚丽的色彩，所以就把这一段北盘江称为“花江”，这一段峡谷自然也就叫花江大峡谷。

这里山势险要、连绵不断，水流湍急、奔腾呼啸，当地的民歌是这样唱的：“山顶入云端，山脚到河边。隔河喊得应，相会要半天。”

花江两岸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，两岸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石头的王国”，很少见到泥土，更没有茂密的森林。对于旅游观光者而言，这是一道风景，而对于当地居民而言，这种石漠化土地上的生存却是艰难的。他们硬是在这种被认为“不具备生存条件”的喀斯特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——发展生态农业，种植10万亩花椒，将石漠变成绿洲，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。这样的改变，我是亲历者。2005年至2008年期间，我无数次在花江大峡谷走村过寨，曾写过散文《白层古渡》、中篇小说《八颗苞谷》、长篇小说《绝地逢生》等，后来又将以《绝地逢生》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于2009年播出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。

花江大峡谷上的桥梁，分别是几个不同时期的产物。铁索桥是18世纪修建的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板瓦乡公路桥是20世纪修建的，而北盘江大桥是关岭至兴义高等级公路的所属大桥，这座现代化的悬索桥则是21世纪的产物。这座大桥也成了新的滇黔通道上的锁钥和咽喉。它以388米的主跨长度，横跨号称“世界大裂缝”的花江大峡谷，桥面至江面高达366米。记得当年，我于2005年春天经过这座中国第一高桥时，那种兴奋和惊讶，至今记忆犹新。站在桥梁的观景台上，往左看重峦叠嶂，新公路盘旋其间，像天路纵横在白云之间；往右看是峡谷的最深处，一座石拱桥横跨花江南北，巨大的山体耸立着几十座刀削般的山峰。我曾无数次驾车经过这座石拱桥，石拱桥连接的老花江公路由于新公路的建成，昔日繁忙的景象已不复存在。在2003年前，从贵阳经过这条老公路到贞丰县城需6个小时，北盘江大桥通车后时间缩短了两个半小时，2009年坝陵河大桥通车后又缩短了一个半小时。现在，从贵阳到贞丰县只需两小时即可到达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来北盘江上建设的公路桥和铁路桥有30多座，其中7座为世界级别

的桥梁。如今，花江大峡谷大桥的出现又将取代北盘江大桥成为世界第一高桥。而花江大峡谷大桥下的小花江村民组，时至今日，随着交通的高速发展，也旧貌换新颜。原来这里是：“石窝窝的苞谷，岩缝缝的草，春天的光棍满山跑，留不住老婆婆不进媳妇，风吹石头遍地吵。”长期以来，小花江村民组主要依靠传统种植和养殖为生，这显然是这片土地的短处，这里的群众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之下。实施精准扶贫后，这里的贫困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，并于2020年脱贫摘帽，走上致富道路，成了远近闻名“绝地逢生”的生动故事，其前后鲜明对比的真实写照被誉为“石头开花”的村庄。特别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活动启动，乡、村两级结合小花江实际，在深入调研后，确定走“绿色+文旅融合+高质量”发展之路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显著。随着花江大峡谷大桥的竣工，小花江村民组将搭乘这座世界第一高桥——“桥梁观光+桥梁运动体验+旅游服务”为一体的桥梁融合综合体，在致富路上更上一层楼。

我深切体会到了天堑变通途的奇迹。在这片“万重山”“千条水”的土地上，一座座桥梁，一条条隧洞，联通了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乌蒙山人摆脱了峡谷思维，峡谷不再限制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可以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世界。截至2023年底，贵州架起了3万余座桥梁，大小桥梁连起来超过5400公里，几乎可以从贵阳到北京直线跑一个半来回；打通了近3000条隧道，连起来3000多公里，北盘江山脉还要长700多公里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9000公里，贵州所有的大小公路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七圈半。如果加上市政道路、串寨路和联户路，贵州的路突破40万公里，可以直接从地球连到月球。

以往瘦骨嶙峋、万峰成林，“人无三分银”“地无三尺平”的乌蒙腹地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贫困标签，告别了出门“万重山”、回家“千条水”的历史，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精彩篇章。

(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，贵州省文联主席、贵州省作协主席)